

古文苑

卷十一至卷十

蘇子卿

好學

PDG

古文苑卷十一

宋章樵註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刻

對狀

郊祀對

董仲舒

漢書本傳仲舒相膠西王以病免居家以修學著書爲事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

廷尉臣湯昧死言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臣

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

辛日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

仲舒治春秋此對止據春秋所書魯郊言之未足以

該天子之禮啖助曰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夏之孟春祈穀于上帝禮曰於郊故謂之郊魯以周公之故特得以

一 惜陰軒叢書

孟春祈穀于上帝亦謂之郊郊皆用辛日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所謂吉事先近日也若以冬至則不當卜此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說為長

天尊於人也

禮記王制曰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鄭氏註不敢以卑廢尊

王

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

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

王制鄭氏註握謂長不出膚

春秋曰魯祭周

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

公羊子曰魯祭周公用白牡魯公用梓桐羣公不毛註白牡殷牲也

梓桐赤脊周牲也不毛不純色所以降於尊祖

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

其大也

禮曰養牲必在滌三月滌者養牲之宮名也養之三月而牲成

凡養牲之道務在

肥潔而已駒犢未能芻秣之食莫如令食

百其母便

秩謂日食

粟料有品以養牲之芻秣飼其母

臣湯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牡非禮

也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周天子用騂剛羣公不毛周
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幼而
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
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曰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
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臣仲舒愚

以爲報德之禮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侯祭土

公羊子曰魯郊

非禮也天子祭天諸侯祭土註土謂社也

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傳

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天道

成王令魯郊也

伊川程氏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

臣湯問仲舒魯祭周

公用白牡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剛周色尙

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

周禮陽祀用騂牲毛之註騂牲赤色毛之取純毛也陽祀祭天

於南郊及宗廟剛與牀同

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

用否臣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陛下祭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奈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愚以爲不可臣犬馬齒衰賜骸骨伏陋巷陛下乃奉使九卿

廷尉漢九卿也

問臣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曾不足以承明詔奉大對臣仲舒冒死以聞

雨雹對

董仲舒

按漢書武帝本紀及五行志並不載元光元年雨雹豈史有關文邪鮑敞以私問焉將以窮造化之

變也觀仲舒之對廣大精切
豈漢儒拘拘災異者之比邪

元光元年二月京師雨雹鮑敞問董仲舒曰雹何物也何

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脅陽氣

五行志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脅陰也

天地

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迴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
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
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
不孤立此月純陰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
陽止者也

秋杜詩日月陽止鄭氏箋曰十月爲陽

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

存此月純陽疑於無陰故亦謂之陰月自十月以後陽氣

始生於地下漸冉流散故言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曰

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以後陰氣始生於天
上漸冉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
至十月純陰用事二月八月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
移無有差慝運動抑揚更相動薄則薰蒿歊蒸而風雨雲
霧電雷雪雹生焉氣上薄爲雨下薄爲霧風其噫也雲其
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
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若圓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
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疏風少則合遲故雨細
而密其寒月則雨凝於上體尙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
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爲大雨下凝爲冰霰雪是

也雹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條淩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爲慶三色而成喬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爲祲沴之妖也敞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陰不孤立陽不獨存耶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此則氣爲陽陰用事此則氣爲陰陽陰之時雖異二體常存猶如一

鼎之水而未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

氣息火水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陽加火水熱則更陽矣

然則建巳之月爲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事

陽氣之極耳薺麥枯由陰殺也

月令孟夏薺草死麥秋至注薺草薺亭歷之屬薺麥

蓋二物也

建亥之月爲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

陰氣之極耳薺麥始生由陽升也其尤者葶藶死於盛夏

款冬花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燄

天一水

本屬陽其至寒故爲極陰如北山湯可以炮兔所謂溫泉也地二生火本屬陰以其極熱故爲至陽如南方有火林草木鳥獸皆生長其中所謂涼燄也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敝

曰冬雨必暖夏雨必涼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

人得其暖而下蒸成雪矣夏氣多暖陰氣自下升故人得其涼而上蒸成雨矣敞曰雨旣陰陽相蒸四月純陽十月純陰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然純陽純陰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敞曰月中何日曰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朔旦夏至冬至其正氣也敞曰然則未至一日其不雨乎曰然頗有之則妖也和氣之中自生災沴能使陰陽改節暖涼失度敞曰災沴之氣其常存耶曰無也時生耳猶乎人四支五臟中也有時及其病也四支五臟皆病也敞遷延負牆俛揖而退

對事

酈炎

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公羊子曰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同欲立之以爲君謁請兄弟迭爲君卒致國乎季子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卽之闔廬曰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烏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父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桓譚東漢人以公羊之說爲未然炎主譚議設客問以辨明之

客問酈炎曰吳王曷不傳子而傳兄弟四人傳者將以致國乎季札季札不受雖有僚立闔廬之弑春秋猶以不受爲義不殺爲仁而桓譚以吳之篡弑滅亡釁由季札札不

思上放周公之攝位而下慕曹臧之謙讓

史記諸樊讓位季札札謝曰曹

宣公之卒也將立子臧子臧去之君子曰能守節矣札雖不才顛附於子臧之義

名已細矣春秋

之取豈謂公乎炎曰夫四王

壽夢至夷昧

之輕命致國乎季子

公羊曰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尙速有悔於予身

謂其能流慶百世

也季子不受內有篡殺之亂外致滅亡之禍雖知潔已之

可爲不惟宗廟之絕祀其痛矣問曰周制諸侯父死子繼

若札從先私志受非所繼是浮行豈節義之謂與闔廬之

欲國蓋緣札之雅意故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

史記王僚使季札於

晉公子光告專諸曰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按史記光卽諸樊之子後立爲王號闔廬謁諸

樊名也

今如吾子之云則君子何稱乎炎曰光知季子仁而

無權故肆意焉季子不能討是則春秋所譏仁而不武無

能達也子之云公羊也公羊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

命辭父命不以家事辭國政衛輒拒父猶謂之可公羊曰靈公逐

蒯瞶而立輒輒之義可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

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

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按論語夫子不為衛君公羊之說非也况以國治篡弑之子乎

祭仲行權公羊嘉之云君可以死易生國可以存易亡春秋

桓十一年宋人執祭仲公羊子曰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

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宋人執仲謂之曰為

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

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按突宋甥也宋人脅仲而立之公羊以仲為能行權季子不然猶可善乎此蓋公羊之失非義

之通者也周公誅二叔不為不仁宋穆受兄國不為不義

公羊傳宋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爲君矣宣公死繆公立

注與夷者宣公之子繆公者宣公之弟君子急病而讓夷故踐明堂朝諸侯

非榮其位爲時之急也夷平也言國平則讓國病則急救之周公之攝蓋時之所當急也

以季子之才君國子民行化四方與夫句踐相去幾何若

令向時見國危亂慕周公急時之義思先君致國之意攝

政持統邁其威德奚翅遷都琅邪越絕書曰句踐伐吳霸關東徙琅邪起觀臺以

望東海漢地理志琅邪縣越王句踐嘗治此尙征上國朝齊宋鄭魯衛執玉之

君哉國語越滅吳上征上國宋鄭魯衛陳蔡執玉之君皆入朝炎言季子之才遠過句踐若令當國不惟吳免

滅亡之禍計其孔子稱可與立道未可與權見論權反經

成功必在越上

而善公羊聖之達節者也左傳云聖達節其次守節季子守節之士左

語

吳子使屈孤庸聘于晉趙文子問曰延州來季子果立乎對曰季子守節雖有國不立故非其量度

乎問者因又謂炎曰古者聖人封建諸侯皆云百里取象

於雷雷何取也炎曰易震爲雷亦爲諸侯雷震驚百里曰

何以知之炎曰以其數知之夫陽動爲九其數卅六陰靜

爲八其數卅二震一陽動二陰靜故曰百里易揲著法三

是爲老陽其策卅六得八是爲少陰其策卅二震下一爻

得九而變故云動上二爻得八不變故云靜二爻之策數

合而爲百故言百里問者稱善掾臣條屬臣準書佐臣謀弘農太守上祠西岳乞差

一縣賦發復華下十里以內民租田口算狀掾屬書佐

皆尚書屬官條準謀其人樊毅字仲德漢元名也並主通郡國書狀者舅射陽侯樊

丹之後有修西岳廟記蔡邕文見後

光和二年

歲在己丑

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弘農太守臣

毅頓首死罪狀書臣毅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按文書臣

以去元年十一月到官其十二月奉祠西岳華山省視廟

舍及齋衣祭器率皆久遠有垢故曾不修大室春秋示譏

春秋文十三年大室屋壞穀梁子曰譏不修也

臣以神岳至尊宜加恭肅輒遣行

事荀班與華陽令先讜以漸繕治成就之後仍雨甘雪灑

潤宿麥惠滋黎庶臣卽日以詔書齋祀雪未消釋時日清

和神親民喜

親作款

誠聖朝勞神日昃廣被四表覆育之德神

人被施遐邇大小莫不幸甚臣毅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讜

書言

華陽令先謙有書言此穀條上

縣當孔道加奉尊岳一歲四祠養牲

百日常當充肥用穀橐三十餘斛或有請雨齋禱役費兼

倍每被詔書調發無差山高聽下恐近廟小民不堪役賦

有飢寒之窘違宗神之敬乞差諸賦役

謂以遠近差次一縣賦役

復華

下十里以內民租田口業

復者蠲除其賦役以優之也方六反口業卽口算令民計口出

錢歲百二十爲一算始於漢初

以寵神靈廣祈多福隆中興之祚臣輒聽

行盡力奉宣詔書思惟惠利增異復上臣毅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尙書

古文苑卷十一終